

批判毒草影片

《刘少奇訪問印尼》

《赫魯曉夫訪問美國》

《刘少奇訪問印尼》是刘少奇在銀幕上進行的一次資產階級投降主義的絕好表演。

《赫魯曉夫訪問美國》是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魯曉夫臭名昭著的美國之行記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蘇聯的赫魯曉夫和中國的



赫魯訪美帝，少奇訪印尼。
兩個叛徒，一對孿生兄弟。
雖然去的是兩國，
販賣的却是一個“投降主義”。



“人以群分，物以類聚”。
狗夫妻與劍子子花天酒地。
喪盡民族尊嚴丟盡了臉，
還無耻稱之為“補行了婚禮”，



赫魯和反动头子“和平共处”，
是苏修集团一贯拿手“把戏”。
凡是反对人民的人都没好下场，
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用这些老爷们几年在吃喝上挥霍浪费的钱用在小学上，就可解决六十余所小学、一千四百六十多班、五万多小学生的一年经费。

由此可见，这些老爷们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我们必须

赫魯曉夫是一对孿生兄弟，是两个叛徒咀臉，一个工賊模樣。影片《赫魯曉夫訪問美國》與《刘少奇訪問印尼》，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姊妹篇。比較這兩部影片，比較這兩個人物，我們可以更深地認識到，這兩個赫魯曉夫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幫凶，都是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

讓我們更高舉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國內外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統統打倒，把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动派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

奮起毛澤東思想千鈞棒把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徹底肅清它的流毒！

財政厅紅色造反團



武汉“七、二〇”

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不知为什么，象从天外飞来一根“无情棒”击在《无联站》

一小撮人的脑袋上，搞得他们懵懵懂懂，蒙头转向。他们先是对辽联声讨陈再道的游行队伍骂街：“造谣！”“矛头指向解放军！”后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走过场，也“声讨”一通，但又怕离了“题”，“不知道蒙什么明师指授”，随及怏怏皇皇四出贴起《宋任穷和陈再道是一丘之貉》的大字报来。大字报的内容简单得很，也有趣得很，好货易缺，保留于下：

“一九三七年

宋任穷是一二九师政训处副处长；陈再道是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

一九四〇——一九四三年

宋任穷是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政委；陈再道是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司令员。

一九四五年

宋任穷是晋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政委；陈再道是晋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

甲和乙在一起工作过，甲是坏蛋，乙必定与甲有“勾当”，乙当然不会是好人。这么机械地一排列，“宋”与“陈”便是“一丘之貉”了，便是同案之囚了。这是多么“高操”的学说啊！

假定这种“学说”得以成立，同理可证：假如你们《无联站》公布宋任穷的种种罪状全部确凿，只有不及而无过之的话、按照《破铜烂铁》报23号升级提出“一刘、二邓、三陶、四宋”的话，那么宋任穷在“三反”方面的罪行就不逊于陈再道了！

可是问题又回到宋任穷工作过七年的沈阳来了。人们学着《无联站》“左”派英雄们的样复制一份大字报：

“一九六〇——一九六七年

宋任穷是沈阳军区第一政委；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员。

一九六〇——一九六七年

宋任穷是东北局第一书记，陈锡联是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七年

宋任穷是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凌少农是沈阳军区所辖辽宁军区司令员。”

这么原原本本地毫无创造性地向你们“抄袭”一番，当然是低能儿的作法。即便如此，不也把你们

贴又贴、写又写的“陈锡联同志和凌少农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坚实结论给“否”了吗？

你们这种行径岂不坠入战国时候楚国那个兼卖“矛”和“盾”的商人“自相矛盾”的笑话中去了吗？



阿Q的学说

你们这学说，说来也不新鲜。早在半个多世纪前阿Q就创立了这一学说。鲁迅在《阿Q正传》：《恋爱的悲剧》中写到阿Q“飘飘然”自以有人爱喜时写道：“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显然，阿Q这学说是“愚蠢”而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的（鲁迅语）。既然鲁迅说阿Q得此学说“不知蒙什么明师指授过”，我们就不能武断说阿Q是看了《铜

墙铁壁》《耳闻目睹》《信不信由你》《非说不可》等“游手之徒”们编写的报章变得“愚蠢”“狡猾”的。谁那么说，是不公平的，说句文明话：无赖了。原因很简单，阿Q目不识丁，何况当年就被枪毙了呢。所以我们难以说出“指授”阿Q的“明师”是哪位？也想指出一位或几位，然后说一声“信不信由你”扬长而去，不负责任。但别人为之则可，我们造反派学不来。

那么《无联站》们提出的类似“阿Q的学说”的学说，是哪位明师指点的呢？那便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联站》真是响当当，当响。既有“明师指授”，又有“高徒宣扬”，师唱徒随，吹吹拉拉，把个沈阳城搞得好不热闹。

此时此地，《无联站》英雄们采用此种学法与手段，说明他们哲学上的贫乏，逻辑上的混乱，心灵上的空虚，政治上的堕落，行动上的挣扎，运命上的垂危！

阿Q创此学说也没免不了“大团圆”下场；《无联站》英雄们虽比阿Q能干，学此学说也免不了“悲剧”结局。有道是：

纵然诸葛多妙计，
怎奈刘禅不爭气，
吞併魏吳成泡影，
成都城下遞白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

· 聞 弓 ·